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中華書局



最新修訂重排本

莊子今注今譯

中

陳鼓應 注譯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

中華書局

最新修訂重排本

莊子今注今譯

中

陳鼓應 注譯

目錄

內篇

逍遙遊	三
齊物論	三八
養生主	一〇三
人間世	一一八
德充符	一五八
大宗師	一八四
應帝王	二三〇

外篇

駢拇	二五三
馬蹄	二六七
胠篋	二七六
在宥	二九二

天地.....三一九

天道.....三六三

天運.....三八九

刻意.....四二三

繕性.....四三三

秋水.....四四一

至樂.....四七九

達生.....四九九

山木.....五三三

田子方.....五六五

知北遊.....五九五

雜篇

庚桑楚.....六三三

徐无鬼.....六六七

則陽.....七一一

外物.....七四七

寓言	七七四
讓 王	七九一
盜 跖	八二四
說 劍	八五五
漁 父	八六六
列禦寇	八八〇
天 下	九〇五
本書主要參考書	九六三
莊子綜合索引	一

外 篇

駢拇

駢拇篇，主旨闡揚人的行爲當合於自然，順人情之常。「駢拇」，即併生的足趾。取篇首二字作爲篇名。

本篇的要點：首章指出濫用聰明，矯飾仁義的行爲，並不是自然的正道。自然的正道，要在「不失其性命之情」。仁義的行爲，須合於人情，如不合人情，則成「膠漆纒索」一般，縛束人的行爲。末章批評自三代以下，「奔命於仁義」、「招仁義以撓天下」；爲了追逐仁義之名，弄得「殘生傷性」，這種現象，都是悖違「性命之情」的。

出自本篇的成語有：駢拇枝指、纍瓦結繩、鶴長鳬短等。

一

駢拇〔一〕枝指〔二〕，出乎性哉〔三〕！而侈於德〔四〕。附贅縣疣〔五〕，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六〕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七〕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於五藏之情者〔八〕，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一〕，淫文章〔二〕，青黃黼黻〔三〕之煌煌〔四〕，非乎？而離朱是已〔五〕。多於聰者，亂五聲〔六〕，淫六律〔七〕，金石絲竹黃鐘大呂〔八〕之聲非乎？而師曠〔九〕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一〇〕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一一〕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一二〕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一三〕竄句誣辭〔一四〕，遊心〔一五〕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一六〕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一七〕也。

注 釋

〔一〕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釋文引司馬彪說）。「駢」，併（釋文引李頤說）。「拇」，音母，足大指（釋文）。

〔二〕枝指：旁生的手指。

崔譔說：「枝」，音歧，謂指有歧。（釋文引）

〔三〕出乎性哉：出於本性嗎？

李勉說：「此句疑問，言不出乎自然之本性。蓋一手只有五指，此自然之本性，今有六指，則是不出乎自然之本性，所謂畸性者。」

〔四〕侈於德：「侈」，多，剩餘。「德」，通「得」。

林希逸說：「人所同得曰『德』」。（南華真經口義）

宣穎說：「比於人所同得則爲剩餘矣。」（南華經解）

〔五〕附贅縣疣：附懸的贅疣。贅疣是身上所生的肉瘤。語見大宗師。

〔六〕多方：「方」，旁。「多方」，多生枝節（曹礎基說）。

〔七〕正：有自然、本然的意思。

〔八〕駢枝於五藏之情者：「駢枝」上原衍「多方」兩字，依焦竑之說刪去。

焦竑說：「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按明朱得之亦持此說（見日本福永光司莊子外篇引）。宣穎並從之。刪去「多方」兩字，與下兩句正相對文。

〔九〕五色：青、黃、赤、白、黑（成疏）。

〔一〇〕淫文章：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成疏）。謂耽溺於文采。

〔一一〕黼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釋文引周禮）。「黼黻」兩字已見於大宗師。

〔一二〕煌煌：形容光耀眩目。

〔一三〕而離朱是已：「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並同（俞樾說）。離朱，孟子作離婁。淮南子原道訓說：「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一四〕五聲：指宮、商、角、徵、羽。古樂中的五個音節。

〔一五〕六律：指黃鐘、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鐘。古樂中的六個諧音。

〔一六〕金、石、絲、竹、黃鐘、大呂：都是古樂中的音調。

〔一七〕師曠：晉平公樂師，精於音律。見齊物論。

〔一八〕擢德塞性：炫耀德行，蔽塞本性。「擢」，當讀爲「耀」。

〔一九〕簀鼓：笙簧鼓動，意指喧嚷。

〔二〇〕曾史：指曾參和史鱈。史鱈即史魚，衛靈公臣子。

〔三一〕纍瓦結繩：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崔謨說）。

林希逸說：「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

陳壽昌說：「『纍瓦』，喻砌詞之巧。『結繩』，喻串說之工。」

〔三〕竄句榘辭：「竄句」，穿鑿文句（司馬彪說）。「榘辭」兩字原缺，依王叔岷校釋增補。

王叔岷先生說：「案唐寫本釋文所出「竄句」下有「榘辭」二字，當從之。『纍瓦結繩、竄句榘辭』，

文正相耦。『遊心』二字屬下讀。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竄句籍辭」，亦可證今本之有脱文。」（莊子

校釋）

〔三〕遊心：遊蕩心思（宣穎說），馳騖心思（劉鳳苞說）。

〔四〕跬譽：一時的名譽。

郭嵩燾說：「釋文：『敝跬』，分外用力之貌。今案『跬譽』猶云咫言。方言：『半步爲跬』。司馬

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邀一時之近譽也。」（見郭慶藩莊子集釋所引）

〔五〕至正：至道正理（成疏）；本然之理（林希逸說）。

今譯

併生的足趾和歧生的手指，是出於本性麼？卻超過了應得。附生的肉瘤，是出於形體麼？卻超過了本性。多端造作仁義來施用，比列於身體本有的五臟麼？卻不是道德的本然。因而併生在脚上

的，只是接連了一塊無用的肉，岐生在手上的，只是長了一個無用的指頭，超出了內在的真性，矯飾仁義的行爲，而多方濫用了聰明。

因而縱情於視覺的，就迷亂五色，混淆文采，豈不像彩色華麗的服飾之耀人眼目嗎？像離朱就是這類人的代表。縱情於聽覺的，就混亂了五聲，放任於六律，豈不是金、石、絲、竹和黃鐘大呂的音調嗎？像師曠就是這類人的代表。標榜仁義的，炫耀德行，蔽塞本性來求沽名釣譽，豈不是使天下人喧嚷着去奉守不可從的法式嗎？像曾參和史鰌就是這類人的代表。多言詭辯的，說了一大套空話，穿鑿文句，遊蕩心思於堅白同異的論題上，豈不是疲敝精神求一時的名譽而爭執着無益的言論嗎？像楊朱墨翟就是這類人的代表。可見這些都是旁門左道，不是天下的正途。

彼至正〔一〕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岐〔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三〕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四〕。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五〕！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六〕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七〕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八〕。故曰仁義其非人情乎〔九〕！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嚚嚚〔一〇〕也？

注 釋

〔一〕至正：通行本誤作「正正」。依褚伯秀等說改正。

褚伯秀說：「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宣穎說：「接上「至正」說來。「至」字舊俱誤作「正」。按宣本已改正爲「至正」。清劉鳳苞、南華

雪心編亦作「至正」。

俞樾說：「「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二〕枝者不爲岐：「岐」，舊誤作「歧」（宣穎說）。碧虛子校引江南古藏本「歧」作「岐」。義較長（劉文典補正）。

〔三〕覺（古浮）脛：野鴨小腿。

〔四〕無所去憂也：沒有什麼可憂慮。「去」，或作常義解，一說借爲怯（高亨說）。林希逸說：「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

宣穎說：「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於去。」

吳汝綸說：「案「去」當爲「云」。」（莊子點勘）吳說可存。

〔五〕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成疏作「噫」，嗟歎之聲。

日本萬治四年刊成玄英疏本正作「噫」（嚴靈峰道家四子新編五九五頁）。「人情」，性命之情，謂本來面目（胡文英說）。

〔六〕齧(he喝)：咬斷。

〔七〕蒿目：「蒿」，借爲「眇」。說文曰：「眇，目少精。」(馬叙倫義證引朱駿聲說)

林希逸說：「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

宣穎說：「愁視則睫毛蒙茸如蒿。」按：「蒙茸」是形容散亂的樣子。

吳汝綸說：「崔云：『憂世之貌。』當是此文『蒿目』之注。」

〔八〕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決」，潰亂。「饗」(tāo滔)，食。

〔九〕故曰仁義其非人情乎：「曰」原作「意」。依嚴靈峰先生之說改。

嚴靈峰先生說：「按：成疏：『此重結前旨也。』接上云：『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前旨云云，即「仁義非人之情」。「意」爲歎詞，上不當有「故」字。疑「意」字乃「曰」字之誤，校者因疏有「重結前旨」之語，乃照錄之，因衍「意」字，遂不詞。茲依義改「意」作「曰」。」

〔一〇〕囂囂：嘈雜，喧囂。

今 譯

那些合於事物本然實況的，不違失性命的真情。所以結合的並不是駢聯，分枝的並不是有餘，長的並不是多餘，短的並不是不足。所以野鴨的腿雖然短，接上一段便造成了痛苦；野鶴的腿雖然長，切斷一節便造成了悲哀。所以原本是長的，卻不能切斷，原本是短的，卻不必接長，沒有什麼可憂慮的。噫！仁義難道不合於人情嗎！那班仁人爲什麼這樣多憂呢？

併生的足趾，決裂它便要哭泣；岐生的手指，咬去它便要哀啼。這兩種或多於應有的數目，或不足於應有的數目，卻同樣感到痛苦。當代的仁人，憂慮世間的禍患；不仁的人，潰亂性命實情而貪圖富貴。所以說仁義難道不合於人情嗎？然而從三代以下，天下爲什麼這樣喧囂奔競呢？

二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纏索膠漆而固者〔一〕，是侵其德者也；屈折〔三〕禮樂，啍喻〔三〕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四〕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五〕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注釋

〔一〕待纏索膠漆而固者：「纏索」今本作「繩約」，依馬叙倫義證改。

馬叙倫說：「案下文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又曰：『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並「膠漆」「纏索」對文。此亦宜然。且上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則此不作「繩」字尤顯。」按馬說是。然作「繩約」亦可通，但文不一律，故依馬說改。「繩約」即繩索，「約」通繩，成疏以「約」解爲「束縛」誤。

〔三〕屈折：屈肢折體。「屈折禮樂」，是舉樂行禮的形象化的說法。（曹礎基《莊子淺注》）

馬叙倫說：「案『屈』，當依崔本作『詘』。『折』，借爲『詰』。……『詰』，問。」

〔三〕响（×）虚（俞）：愛撫。

成玄英說：「响俞，猶嫗撫。」

〔四〕附離：「離」，通麗，依。

成玄英說：「『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五〕纏：即索，三股合成的繩索。

今 譯

要等待鉤、繩、規、矩來修正的，卻是削損了事物的本性；要等待繩索膠漆來固着的，卻是侵蝕了事物的本然；用禮樂來周旋，用仁義來勸勉，以安慰天下人心的，這是違背了事物的本然真性。天下事物有它的本然真性。這本然真性就是：曲的不用鉤，直的不用繩，圓的不用規，方的不用矩，黏合的不用膠漆，綑縛的不用繩索。所以天下事物自然生長卻不知道怎樣生長，各有所得卻不知道怎樣的原因。所以古今的道理一樣，不能用強力去虧損。那麼又何必連續地使用仁義如同使用膠漆繩索一般施加在道德之間呢？這使天下人感到迷惑呀！

夫小惑易方〔一〕，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二〕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三〕與穀〔四〕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莢〔五〕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六〕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七〕之下，盜跖〔八〕死利於東陵〔九〕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注 釋

〔一〕小惑易方：「惑」，迷。「方」，四方。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林希逸說）。

〔二〕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有」原作「自」。依嚴靈峰先生之說改。「有虞氏」之名屢見於莊書，舊說指舜。若作「虞氏」，則與全書例不合。

嚴靈峰先生說：「成疏：『虞氏，舜也。』按：莊子書中無有稱舜爲『虞氏』者。應帝王篇：『有虞氏不及泰氏。』又：『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天地篇：『不及有虞氏乎？』又：『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又：『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又：『有虞氏之藥瘍也。』田子方篇：『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知